

中論頌
龍樹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禪宗修證精要叢書

龍樹菩薩造

中論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觀因緣品第一

龍樹菩薩造 梵志青目釋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不生亦不斷 不一亦不異

不來亦不出 能說是因緣 善滅諸戲論

我稽首禮佛 諸說中第一。

諸法不自生 亦不從他生 不共不無因

是故知無生。 如諸法自性 不在於緣中

以無自性故 他性亦復無。 因緣次第緣

禅宗修证精要

中 论

龙树菩萨造 梵志青目释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 编辑



印行《中论》《圆悟心要》《大慧杲书牍》 三书的缘起

严永奎

当今伟大的禅学导师贾题韬先生于一九九五年元月八日与我们辞别了，享年八十六岁。在生之前，贾老一再嘱咐我们要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禅宗几位著名祖师的开示心要印行出来，以给参禅的朋友一根拄杖，并且再三强调禅宗开悟之事真实不虚，只要弃而不舍，精进用功，终有那么一天，“见到你的本来面目。”

九一年十月，贾老先生在成都开讲《坛经》，当时，全国各地一百多人参加，在短短的十八天内，一鼓作气的把《坛经》主要内容和重要旨趣向大家作了一番介绍。在此过程中，还专门介绍了他自己学修禅宗的过程，他讲到在他年轻时，曾生过一场大病，生死问题严峻现前，心灵不得安宁。在无意之间，接触到几本谈及人生问题的书，其中就有《中论》《圆悟心要》《大慧杲书牍》。看过后，一下打开了他的心扉。思想豁然开朗，得到轻安，病随之而愈。至此对禅宗进行了深入的修证，爱而不舍，禅宗的见地越来

越稳。在西藏工作之余，常独自在野外，寺庙参究，豁然契入真如境界，一切矛盾，包括久久蕴积在胸中的生死问题也化为乌有，统统得到解决，得大自在。

贾老认为：〈中论〉是禅宗的教，多读会树立起正知正见。再看〈坛经〉，就会深知禅宗是行门，不是解门，贵在转身。到了宋朝的圆悟克勤及他的弟子大慧杲禅师，针对当时禅宗的弊病，大力倡导禅要归于平实，要以断烦恼了生死得到真实的受用为目的，不要流于机锋转语、戏弄语言文字，而空过一生。故有了〈圆悟心要〉〈大慧杲书牒〉等重要开示的著作。

这几本书都是语录体，文字简明易读，近于白话，也便于下手。如果了解悟出了其中的真趣，你就可以在禅海中自由畅泳，痛饮甘露，你就可以与历代禅师对话，把手共行成佛作祖去。

我们遵照贾老先生的嘱咐，将三种书校刊，用现代标点，简化字印行出来了。完成了贾老先生和我们的心愿，还望有志于此道的同仁们与我一起共同切磋策进。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
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五日

中论品目

| | | |
|---------------|------|------|
| 绪论 | 贾题韬 | (1) |
| 序言 | 欧阳竟无 | (15) |
| 中论校勘说 | | (18) |
| 观因缘品第一 | | (23) |
| 观去来品第二 | | (33) |
| 观六情品第三 | | (42) |
| 观五阴品第四 | | (45) |
| 观六种品第五 | | (49) |
| 观染染者品第六 | | (53) |
| 观三相品第七 | | (58) |
| 观作作者品第八 | | (74) |
| 观本住品第九 | | (79) |
| 观然可然品第十 | | (84) |
| 观本际品第十一 | | (92) |
| 观苦品第十二 | | (95) |

| | | |
|------------|-------|-------|
| 观行品第十三 | | (98) |
| 观合品第十四 | | (106) |
| 观有无品第十五 | | (111) |
| 观缚解品第十六 | | (115) |
| 观业品第十七 | | (119) |
| 观法品第十八 | | (130) |
| 观时品第十九 | | (135) |
| 观因果品第二十 | | (141) |
| 观成坏品第二十一 | | (149) |
| 观如来品第二十二 | | (158) |
| 观颠倒品第二十三 | | (165) |
| 观四谛品第二十四 | | (172) |
| 观涅槃品第二十五 | | (184) |
| 观十二因缘品第二十六 | | (192) |
| 观邪见品第二十七 | | (194) |

绪 论

贾题韬

讲中观学，主要介绍龙树菩萨的思想。因为，龙树菩萨是中观学的集大成者，亦是大乘学派的开山祖师。现在就从他的一部重要著作《中论》谈起。

首先，把“中”字跟大家讲一下，“中”即不偏之义，偏就不对，偏左边不对，偏右边不对；偏说有也不对，偏说无也不对。具体说：“中”就是佛教所说的“缘起”理论，即缘起中道观。大家都知道“缘起”是佛教最基本的学说，是佛教与其他宗教所不同之处，也是与其他哲学所不同的地方。其他宗教、哲学有时也提到缘起的道理，但是，没有佛教谈得全面、彻底。中观学派更精辟地发挥了缘起的深义。

“缘起”二字，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作为一个佛教徒，都知道缘起的道理。“缘起”二字，于小乘来说，习见于“十二因缘”。因缘之义，简约的说，即“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有了这个，就有那个；若没有这个，也就没有那个。拿“十二因缘”来说，即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它们之间的关系，即由无明作条件，产生了行；又由行作条件，产生识。那么，无明即是行的缘，行

即是识的缘，乃至老死等等。没有一个单独生存、单独存在，都是相依相成，相互依赖的。有情就是这样轮回不息，被拘禁在苦的锁链中。以后，扩充到整个宇宙，大乘将缘起的道理——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扩充解释整个宇宙的现象。龙树的《中论》以此成立一切法空，并发挥得极为出色。

西洋哲学家康德，他认为我们的理性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是什么都能解决。他著有一部书《纯粹理性批判》，主要在于说明，哪些问题理性可以解决，哪些问题是理性所不能解决的。这个在过去的哲学家没有注意到，以致追求宇宙本体的努力都陷于武断。康德为此大喝了一声——你们不要那样只向前跑，返回来把自己检查一下吧！检查我们的理性是否超越了自己应有的界线。

还有值得参考的是，古代希腊（埃利亚学派）有名的哲学家——芝诺，他反对世间上有什么“多”，反对世间上有什么“运动”。他用无限地分割办法作论证，好像是一套诡辩，可是，为理性所出的难题，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由此，不妨提出，释迦牟尼不作解答的问题——十四无记，是释迦牟尼答复不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否定的，“不是不能答复”。那为什么不答复呢？那你得好好地去看，我们叫做参禅嘛！这不应轻易地放过！

依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思想，“十四无记”是属于理性上解决不了的那些问题，这在佛教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如果接受的话，一切智没有了，一切智没有，那么佛不是虚而不实吗！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即对同样的

问题提出两个相反的判断，而这两个判断作为结论虽是相反的，但又都是说得通的，这个判断说不下去好像有道理；那个判断说下去好像也有道理。实际上也就是对“十四无记”一类问题加以论证，明其不可知而已。

康德提醒了我们，从我们的思想上解决问题，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我们引用康德的说法是为了提醒大家另眼来看中观的认识论，他所用的逻辑远超我们一般的逻辑方法。就是说，用我们一般的逻辑方法，对那些问题，就没有办法。龙树所用的方法不是形式逻辑，实际上是真正的辩证法。

有些问题，形式逻辑解决不了，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向上提出高一级的方法，这个高级方法，我们暂且叫做辩证逻辑。那么，大家应该知道，龙树所著的《中论》（二十七品）全部完全是“破”！不正面说，一直破到底。大家看看《中论》就知道，破得相当厉害！对如来——破！对涅槃——破！对空间——破！对时间——破！对因果——破！以后你们学《中论》就会看得到，我在这里只能提一下。

为什么《中论》完全用破的办法呢？就是说世间上所用的一套逻辑，要谈最高的境界——无相，就要失去效用，因为，我们的理性有所限制，最严重的是我们的理性本身（自己）有内在的矛盾，自身的矛盾，自己很难解决。自己说的话把自己打倒，这就是我们党说的自相矛盾。“矛盾”这个词的来源，大家都知道，是《韩非子》书内讲的一则故事，矛是用作击刺的；盾是用作防卫的。有人问：卖

“矛”和“盾”的人，你的矛锐利否？他夸说，我的矛最锐利，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不能刺进去的；那人又问：那么你的盾呢？他夸说：我的盾最坚固，世界上任何东西也戳不破。那人接着就问他，那么，就拿你的矛，来刺你的盾，是刺得进去呢？还是刺不进去呢？这个人就默不能答了。这个故事的深刻涵义，就是说不需要旁人把你驳倒，你自己就把自己驳倒了。因为你的判断本身，含有否定自己判断的东西在里面。龙树的《中论》主要是从各家各派说法本身，发现他们自有的矛盾，给以破斥。他就是将就你的话，发现你的矛盾，再用你的矛盾，来把你的理论推翻。这显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显示了人们的理性——以概念方式有所肯定或有所否定，最后必定要陷入矛盾而无法开脱。

现在，从心理上把我们人的认识过程大概谈一谈，首先认识事物，开始是感觉，“感觉”，是对事物的个别接触；进一步是知觉，“知觉”是根据感觉所感觉的个别情况，有一个整体的形象，如我们参观法源寺，先是接触到个别事物，如墙壁、殿堂、树木等，没有成为一个整体。当参观完以后，就有了一个总的印象。这是知觉，依据知觉的资料，进行深一步的认识，不仅得到事物的表象，而且认识了事物的规律。从而才能产生真正的知识，才能掌握事物的真正作用。如我们看到太阳，感觉它的颜色、形状、温暖，属于感觉与知觉，只是一种表象，考虑到太阳为何落到这边？不落那边？进一步发现，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地球自己本身一昼夜自转一周，总结出了太阳（东升西落）的规律，这就是思维的作用。

思维的活动有三种形式：一、概念，如天、地、人；二、判断，天高、地低、人是动物；三、推理，如“此山有火”，你没有看见，是怎么知道的呢？因有烟故，根据烟，推知有火。由此，凡是推理，都是间接的认识，非直接的认识，若直接的认识，就不须用推理。

以“人”这个名词来说，就是一个概念，“人”绝不是指某一个人，“概念”即概括的观念，是经过抽象加以概括，产生的。然后，根据概念组织判断、推理等活动。大家想一想，没有概念，看你思想如何活动，只要有思想活动，必定是概念的形式方能执简御繁。又如“同学”就是个概念，若一个一个地去说，未免太不精简，并且每一个概念的内容，如果都必须一一列出，请问在一点钟内乃至一年内也说不出多少有意义的话来。而且思想也将难以有效的进行，概念的作用是很大很灵活的，再复杂的东西，都可以用一定的名词把它概括起来便于思考活动。

但是概念的成立，一要经过舍象，即有一部分它要舍去；二要通过抽象，把需要的部分，想办法集中起来。如（佛学院的）同学。根据这一条，就成立了佛学院同学的概念，把大家概括起来；若根据那不同的各点，就概括不起来。因此说，概念——就是我们思想的符号，并非事物的自体。

我们的思想，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的，可以上天，下地；微观到极小极小；宏观到极大极大。它的真正本领，在于它的概括性。但是，天长日久，我们忘记了它是符号，错误地认作事物的当体，于是认为我的思想所及，任何问题

都可以解决，在地球上，可以想到天上，所以，思想活动越来越广。思想的符号，给我们很多的方便，我们不要忘记了概念仅仅是如电话号码，本是人为了的符号，本不是要通电话的真实对象，只是记住电话号码以后，利用这符号，就可以与对方通话联系。这样通过概念的活动，可以和客观事物发生联系，并不是没有概念，就没有事物的本身，这是概念的界限。若把范围无限地扩大，扩大到现象的背后，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最大极限是什么？这时问题来了，它自己本身的矛盾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原产生于意识，就是一个方面，只是符号，只是符号那么个东西，这样有限的作用，你要把它当作真实的使用起来面向宇宙，就会变得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比如：“时间”有没有起头呢？就有限的阶段来说，时间有起头。我们八点钟上课嘛！这不是起了头嘛！并且下课了，完了嘛！你说时间没有起头吗？没有结束吗？但是，把这个问题（时间），无限地扩大扩大，一直扩大到究竟有无“始终”？这个世间是何时起头是找不到的。又如“空间”，我现在活动的范围，就在讲台上，这个空间是有限的；大家坐在教室里，也是有限的嘛！若把这个概念，无限地扩充扩充，一直扩充到整个宇宙，这个世间是什么东西？它的中心点在什么地方？它的边边在什么地方？就会找不到。大家不妨想一想，我们的思想上所运用的基本概念，只要无限地扩大，最后就会碰到矛盾而无法解决。

“因果”，大家都知道，因——就是因果关系的因，指能生果的事物，因更有因，这个因本身又成了结果。如果

因果果因，因因无尽，理论上就要遇到困难，人们口头上常有“鸡生蛋，蛋生鸡”的提法，意思是说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实际上就是对因果关系的质难。追究有没有最初因？如果有，最初的因，这个因又是什么？这个是哲学家头痛问题之一，不承认因果吧，那还有什么规律可讲？什么知识可说？承认吧，讲到最后，自己本身的矛盾——最初因的问题就出来了。若说没有头一个因，等于说，世间上没有因果，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若说有的话，那么，那个因它还需不需要因呢？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有的宗教主张有神论，要提出上帝来。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人们正是要在一连串的因果关系里，建立最初因——上帝，天地万物最大的、最原始，但这经不起逻辑的考验。这个在佛教里叫不平等因，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上帝造的，那么，上帝又是谁造的呢？如果上帝不需要有原因，是自生的，万物和我们何必需要上帝来造呢？这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也正是人类理性中所难以论证的。

这个（因果）问题，龙树在《中论》里，也是破斥的。所以这必须有高级的逻辑方法处理，用一般的逻辑方法或所说一般的思维方法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而由一般的思想所建立的范畴，高一级的来看，只能从根本上予以破除。

为了明白这一点，打个浅显的比喻说：佛学院的学生，能不能实际上决定美国下一任的总统是谁而不要通过美国的民选？可以说再提劲也绝对解决不了。美国下一任总统必然有，这个是肯定的。但是，要我们佛学院的同学来解

决绝对不可能。如刚才所讲：世间是有边？是无边？时间是有起头？是无起头？而想要由一般的逻辑来解决那是绝不可能。虽然说事情是事情，问题是问题，解决还是要解决的。

对于“十四无记”。释迦牟尼的态度，对于对方的含义应当是：一、这个问题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二、你所用的思维方法不对头，因此，你够得上问这样的问题吗？这就是释迦不回答的理由。有人或许会怀疑说，这是你的猜想。不，《中论》上，对“十四无记”已经有了答复，可参考。

要了解《中论》的思想必须提高思维方法，具有向上的观点，才能知道，为何中观要一个一个地破，不留余地的破。如果不了解思维方法——逻辑有高层低层的不同，去看中观，可能会莫名其妙。不过，到莫名其妙的时候，希望不要罢手，看是什么道理，莫名其妙里就是其妙。我们现在讲中观，是为了介绍禅宗作准备，学禅宗必有教的基础才好，尤其应当先学好中观。中观是禅宗的教。

禅宗上提出的许多问题，是中观认识的深化，中观上所说的并未尽禅宗之奥，只是体系是属一的。此话，恐怕研究中观的学者，听了不能同意。

“思想”这个东西，恰恰是我们人类的优越所在。《西游记》这部小说，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书中塑造的孙悟空就是我们的思想活动，所以，任何东西都挡不住它。他可以大闹天宫，他可混搅地狱，他可以变多，可以变小，可以变化无穷，思想不就是这样么？它可以运用概念的概括

性、联系性、符号性、小至于无内，大至于无外，品别万物，囊括宇宙，具有的野心是很大的。推动它自己和世界前进，没有这个“野心”，就不可能成佛。释迦的“野心”岂不是最大的？他对作国王嫌不够，他为了人类彻底解决痛苦别开了一条求得无上菩提的出路，揭破了宇宙的奥秘，得到真正的解脱，归根结底也无非思想的作用。这个“野心”。宗教家有，哲学家有，而方法不见得对头。他们的方法总是活动在用一般的推理来解释的方式中而不悟推理这个东西，就是根据他已知道的东西推测未知道的东西，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推理，不出他的片面经验。因此，他的解释扩大到人生宇宙的全体大抵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偏概全来解释宇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还有“望文生解”，一般都知道是难免发生错误的。有一个笑话，在某一次考试里，有关于“拿破仑”的一道试题（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军事家）。某考生，把破仑作为一个人，说他如何如何的凶，你想把他拿住，要费很大的代价。拿破仑的“拿”字，他当作动词讲，拿字本来是音译名词，这就是望文生解。但由于我们人类用概念惯了，产生了概念就是那个实在东西，据以解释宇宙的种种现象全貌，就会自然而然地落于偏见，实际是由他自己所肯定的概念扩大演绎而已。

记住，我们绝不能望文生解，以偏概全（光是一部分）来解释宇宙。比如说：我们认识一个人，仅看看他的眼睛，就根据他的眼睛来推算他全体的人是如何，行吗？又如我坐在讲台上，大家来写生，好比你们都是画家。坐在

左边的画家，只能画到我的左边；坐在右的画家，只能画到右边；坐在前面，能画到我的脸面，坐在我的后边呢，只能画我的背。但是，你说他们画得对不对呢？从部分来说，都对，从全面来说，都不对。所以谈一个问题，主要依你的立脚点来说，立脚点不同，必须结论也就不同。所以，整个宇宙，森罗万象，欲想以部分概全体，那就很难达到一个正确认识，岂不明白么？但是低级的思想方法——逻辑，又难以跳出这个圈子。

从佛教中观的观点来看，许多这样、那样的主张，都是根据自己片面的经验作推断。因此，要用我们的思想，来认识宇宙的本体，那是很艰难的事情。所以，许多哲学家、宗教家对宇宙的描述，一句话，都是以偏概全的，为了发现他们的错误，所以就要破！

把世间错误的观点，《中论》总举在前面的归敬颂中，现在依此略讲一下。颂曰：“不生亦不灭，不来亦不去，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我稽首礼佛，善说中第一”。这两个颂是全书的纲领，《顺中论》就是依此二颂而造，认为通了这二颂，中观的义理就全通了。

“生、灭、常、断、一、异、来、去”，是中论举人们所由以发生错误的四对概念而一一加以否定，又称为“八不缘起”。

先说“生、灭”，“生”是先无后有，“灭”是先有后无。因是能生，果是所生，你们看，因果里是否有这个问题？你说，因果有没有生的问题？一般说，有因即有生，因生过

去即是灭，没有的——果生出来了，因果是生的现象，这两个概念可以说，统摄一切现象，这一对范畴在说明现象上含摄最广。

《中论》首先否定了“生灭”。理由如颂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这是《中论》中很出名的一个颂，为学佛的人所习知的。一般对于因果的界说，因是能生，果是所生。能生是因，所生是果。那么，因是具有果而自生吗？如这张桌子，它是自己生出来吗？很简单，若它自己能生的话，就不需要其它条件，它自己就可以生嘛，还需要什么条件？若真的它自己能生自己，那不成了桌子生桌子，生个没有完么？到头，恐怕整个宇宙也装不了这一种桌子。正因为有条件把它限制住，符合了它的条件才能生，不符合它的条件就不生。自生是不能成立的。“他生”是说一事物由它以外的事物作为因使它生出来的，也显然不行。因为它自己既不能生自己，另外非自己的事物，又如何生它呢！所以，他生也不可能。如果说自、他两生既都不能成立，应当是共生吧！这同样不能成立，因为自己不能生，他也不能生，两个不能生，加起来如何能生？这个为零，那个也是零，两个加起来呢？无疑还是零。所以，自己不能生，他也不能生，二者加起来同样还是不能生。那么是否无因而生呢？有因尚不能生，何况无因呢？这个道理站不住就更易于明白。生既被破，灭与生是相对的。生不能成立，灭就无从谈起。

·其次说“常、断”，这仍是对因果而言。若说因是常，即因不变，因本身老是因，如何能产生结果？因为它变了